

陈白沙研究论文集

Chenbaisha Yanjiu Lunwen Ji

主编 章继光 刘兴邦 张运华

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

若不然一箇容留人才著一物，则有碍。

若容留一箇容留且如功业要做，故是美事。

若美事端，却要业如许且若心心念念只在功业之上。

上上业心若只念念心心若此心便不广大，便是有累之心。

上上业心若若，夫若不如此是以圣贤之心，廓然若无。

上上业心若，心若圣贤感而后应，不感则不应。

若不感不应，若不感又不特圣贤如此。

若不感圣贤不若人心本来体段皆一般。

第一若若若若若若只要养之以静，便自开大。

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

若不然一箇容留人才著一物，则有碍。

若容留一箇容留且如功业要做，故是美事。

若美事端，却要业如许且若心心念念只在功业之上。

上上业心若只念念心心若此心便不广大，便是有累之心。

上上业心若若，夫若不如此是以圣贤之心，廓然若无。

上上业心若，心若圣贤感而后应，不感则不应。

若不感不应，若不感又不特圣贤如此。

若不感圣贤不若人心本来体段皆一般。

第一若若若若若若只要养之以静，便自开大。

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本书由香港著名
实业家利荣森先生资助

陈白沙研究论文集

章继光 刘兴邦 张运华 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白沙研究论文集/章继光,刘兴邦,张运华

主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81053-428-9

I. 陈... II. ①章...②刘...③张...

III. 陈献章(1428~1500)—思想评论—文集

IV. B248.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400 号

陈白沙研究论文集

Chenbaisha Yanjiu Lunwen

章继光 刘兴邦 张运华 主编

☐ 责任编辑 王和君

☐ 封面设计 张 群

☐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593

☐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 印 装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 32 开 ☐ 印张 13.25 ☐ 字数 320 千

☐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1-500 册

☐ 书号 ISBN 7-81053-428-9/B·13

☐ 定价 16.00 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向承印厂调换)

陈白沙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五邑大学校长 林 健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1 周年之际，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及内地的专家、学者汇聚在白沙先生的故乡——江门，在侨乡最高学府五邑大学，举行这次陈白沙国际学术研讨会，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会议，也是五邑大学举行的校庆 15 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在此，我谨代表五邑大学党委、校领导及全体教职员工，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衷心的问候！向对这次会议提供资助的香港希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利荣森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陈白沙先生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和书法家，他穷其毕生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标举“学贵自得”的理论，开创了江门学派，成为一代大儒。其学术成就“昭在当时”，“垂于后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立了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白沙先生不仅是岭南文化的突出代表，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他的学说被誉为“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古代广东惟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学者。

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其目的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而不是为古而古。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历史上出现的重要文化思想流派,只要是流传下来的,都有其现代价值,否则,就不会流传和发展。因此对陈白沙学术思想的研究,一方面要努力揭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全貌,从而对白沙先生及其学术地位作出更准确、更客观、更公正的历史评价;另一方面更要注意揭示其学术思想的现代价值,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我们要在已有的陈白沙学术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我相信,这次研讨会将对陈白沙学术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不断拓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会议期间,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加强交流,增进友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祝会议圆满成功!

陈白沙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五邑大学党委书记 胡百龙

各位代表、各位嘉宾：

历时3天的陈白沙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今天结束了。我谨代表五邑大学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会议期间，来自海内外的专家们相聚一堂，交流了陈白沙思想研究成果，对陈白沙与江门学派、陈白沙的学术思想及诗歌创作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气氛热烈，新见纷呈，成果丰硕。代表、专家们的新见解、新方法、严谨的学风将把陈白沙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并将对我校的教学、科研带来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我再次代表学校对诸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各位嘉宾，江门是陈白沙先生的故乡。五百多年来陈白沙的思想不仅泽被江门五邑地区，而且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乡贤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五邑大学责无旁贷。在这方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很不够，我们衷心希望与海内外专家一道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将白沙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各位代表，各位嘉宾，这次会议正值我们筹备十五周年校庆之际，讨论会的丰硕成果与代表们的光临给我校校庆增添了新

的内容与光彩。但限于人力与条件,可能在会务、生活安排上有不周之处,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各位代表,各位嘉宾,热情好客的陈白沙先生曾在诗中说:“岂无千日酒,花下与君同”,“醉我一杯酒,为君歌远行”。在这黄菊绽放、丹桂飘香的金秋,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谨代表五邑大学8 000多名师生对诸位表示热情的欢送,并期望在新的世纪我们再次相聚在五邑大学。现在我荣幸地宣布,陈白沙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谢谢!

目 次

白沙子之道论——代序言	冯达文/1
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景海峰/6
陈白沙开明代心学之先河	蔡方鹿/24
儒者境界,道家情怀——论陈白沙的人生哲学及对宋明理学的新贡献	刘宗贤/33
白沙思想基本性格论纲	唐亦男/45
陈白沙哲学五论	王 煜/50
陈白沙“宇宙在我”思想及其意义	汤恩佳/63
白沙学说非单一性再议——《陈献章评传》撰后的思考	黄明同/67
陈白沙的处世之道	宋志明/75
陈白沙的出仕与退隐	张运华 唐昌福/86
白沙之学的主体精神	商聚德/100
论陈白沙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	程 潮/112
论陈白沙的生命智慧	王利民 周义顺/121
陈献章儒道兼综的道德文化	张运华 黄启昌/128
论白沙心学对道家心性修养理论的继承和发扬	唐少莲 吕锡琛/142
白沙先生的道家情结	冷天吉/154
白沙“自然之学”的选择与内涵——兼论“自然”作为生命境界与审美境界的互动	孟 泽 何国平/161
陈献章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刘 平 朱汉民/173

陈献章诗学与慧能南派禅宗	邱世友/183
陈白沙古诗之现代意义	蔡德贵/203
陈白沙“道学诗”的文化品质	李日星/208
涵养生机的诗学——陈白沙诗论探原	李旭/221
陈白沙对我国古代生命美学的继承和发扬	韩湖初/233
陈白沙思想之后现代主义色彩	李玉梅/245
白沙与甘泉在认识方法上的异同	
——兼对“静坐”问题的评述	李锦全/262
素琴本无弦——论白沙的主静说	陈宪猷/266
白沙主静论——兼论主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韩星/278
白沙“作圣之功”论略	沈壮海/289
陈白沙与罗一峰	章继光/298
试论陈白沙与湛甘泉哲学的师承关系	方映灵/306
陈白沙与王守仁	袁钟仁/313
白沙、阳明异同论	刘宝才 韩星/323
陈王学术同调论	王立新 徐建勇/335
阳明何以不说起白沙之臆测	李生龙/342
献章“无言”飞九洲——纪念陈献章逝世 500 周年	凌立坤/352
白沙子与中国术数文化	何建南/358
陈白沙与中华人文精神	刘兴邦/378
陈白沙诗学研究的新突破——《陈白沙诗学论稿》浅评	
	陈占标/390
陈白沙哲学的价值诠释——读《陈白沙心学价值审视》	
	张运华/397
陈白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运华/401
附录：陈白沙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丰盛收获	王煜/409
后记	/414

白沙子之“道”论

——代序言

冯达文

黄宗羲于《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序》中记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阳明何以从不提及白沙，连黄宗羲都觉得奇怪，学人自有许多揣测。然而，尽管后来阳明之影响遮盖了白沙，与阳明比较我仍然更偏爱白沙。

我对阳明之所以有更多的批评，是因为尽管阳明借提出“心即理”^[1]的论题，已经把道德信念的取决权收归人自己，从而凸显了人自己不受外在时势的影响与支配的自主性与自由性。但是，阳明毕竟同时又强调他的“致良知”说而称：“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2]依阳明此说，在他用“吾心”自己去认定何为“良知”、何为“天理”的时候，他自己当然最是自主与自由；在他要把“吾心”认定“良知之天理”加给“事事物物”，使外在世界惟依“吾心”之认准而“皆得其理”的时候，世界与他人却失去了自己认取自己判定何为“良知”、何为“天理”之自主与自由了。显然，在阳明力图使自己认准“之良知之天

理”转换为存在世界的普遍法则时，他是颇具侵犯性的。

白沙子不然。我们看白沙的“道”论：“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曾足以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增损于我矣。”^[3]在白沙这里，“道”当然还是指的个人自己认取的道德信念。白沙此中所谓“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者，此“大”实含有“广阔”（无所不包）与“重要”双重含义。白沙这段话显然是说，作为外在世界而存在的天地固然广阔而富有万物，但是对于人而言，拥有自己的“道”（道德信念）却更为重要；天地及其万物（含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有自己的存在与运作方式（服从外在之因果律），“我”不必得（不可以自由地支配与选择），但“道”于“我”却是可得（道德信念是可以由自己自由自主地认取的）；“我”既可得“道”，“我”与“道”可以为“一”，则“我”亦可与“道”一样地“大”（广阔而无所不包），一样地“久”（天地与肉身之我有始终，而我认准之“道”无始终）；“我”既与“道”一样地“大”，则天地万物虽不必得，却亦不外于“我”（“天地虽大，且不我逃”）；天地万物不外于“我”，不与“我”构成对等关系，不成为“我”之外在限定，然则“我”是最自足的；“我”与我认准之“道”一样地“久”，又意味着“我”与“道”可以摆脱因果律（含生死、成毁）的支配，然则“我”与我的“道”又是最自由的。^[4]

显见，白沙这里讲的“我”与“道”的“至大”、“至久”性及其开示的自主、自足与自由，是指既超越又容纳（或在超越的基础上容纳）天地万物（富贵、贫贱、死生、祸福）及其

因果律必然性的一种精神境界上的自主、自足与自由。白沙的“道”论不属存在论而纯属境界论。

白沙又论及“理”：“终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地，无不是这个充塞，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拼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罗上下，贯彻始终，滚作一片，都无分别，无尽藏故也。”^[5]按：在阳明那里，由于十分强调他所认准的“理”对于外在“事事物物”的支配意义，故他仍然赋予它以“条理”即公共秩序的一种品格。^[6]白沙此处却说：“此理包罗上下，贯彻终始，滚作一片，都无分别”，这显然只将之视为个人心中超越外在事物及其分别对待性的一种混一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自我作主的，诚可以说“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进入这种境界后，“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即不再受外在功事牵扯，岂不自由？在白沙这里，“理”与“道”一样地，无涉于存在论而纯属境界论。

再看白沙给门人弟子的一封信。信中说：“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牛自为牛，马自为马；感于此，应于彼，发乎迩，见乎远。故得之者，天地与顺，日月与明，鬼神与福，万民与诚，百世与名，而无一物奸于其间。乌乎，大哉！前辈云：‘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此盖略言之以讽始学者耳。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夫无尽者，微尘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爱，死不知

恶，尚奚暇铄轩冕而尘金玉耶？”^[7]无疑，白沙这里讨论的，依然是精神境界的问题。较前尤进一步的是，他于此更明确地凸显了境界追求的个体性，所谓“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此即是说境界追求乃各人的事，不可以由别人强加，亦不可以强加于别人；同时，这种追求完全地又是自觉的，“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每个个体靠自觉而升进此境界，即成就了我心之于权力（以“轩冕”显示的）与财富（由金玉标识的）的绝对优位性与超越性。

白沙将“道”、“理”收摄归心并仅视之为心的一种精神境界，其意义何在呢？先看看牟宗三先生对阳明学的评判。牟氏谓：“象山阳明系：……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现，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润；于工夫，亦是以‘逆觉体证’为主者。”

“象山与阳明既只是一心之朗现，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润，故对于客观地自‘于穆不已’之体言道体性体者无甚兴趣，对于自客观面根据‘于穆不已’之体而有本体宇宙论的展示者尤无多大兴趣。此方面之功力学力皆差。虽其一心之遍润，充其极，已申展至此境，此亦是一圆满，但却是纯从主观面申展之圆满，客观面究不甚能挺立，不免使人有虚歉之感。”^[8]牟宗三于此充分认肯象山、阳明之学“朗现”了人一主体一心之道德境界，而批评其未能将此境界申展于客观世界，从此境界转出存在论。

我的看法与牟先生的评价正好相反。如上所说，在阳明将道德信念收摄归心时，诚如牟氏所说他使人之一心得以朗现即凸显了人的主体性，然而他的不足之处恰恰不在于他未能把自己体认的道德信念从心灵世界申展于存在世界，而是过分地强调它的公共条理的意义而强加给存在世界。由之，他的理论其实只是回归到人的主体性而未能回归到个体性，或他只是承认

他自己个人的主体性而未能容纳他人的主体性。这从起点上看似乎有一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规模，从结局看却无可避免要走向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如果承认阳明学之不足正在于他力图由精神境界转出存在世界，由“内圣”开出“外王”，那么，我之偏好白沙即在于他把“内圣”与“外王”作了区分。在他看来，“内圣”、内在的精神境界，是个人的情感、个人的信仰的问题。他无意于强调精神境界追求上的公共性。而这点恰恰是最现代的，恰恰使他的思想与现代人的价值观最具通感性。现代人更愿意把“外王”、公共世界交给工具理性去处置，与此同时十分看重心灵追求的个体性，看重个人在精神上的自主与自由。

白沙以一个前现代的学者而得以与现代心灵接通，这是五邑人的荣耀。五邑大学于2000年9月底召开纪念陈白沙逝世五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的编选者将我提交大会的这篇短文作为序，则是我的荣幸。

注释：

[1] [2] 《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第45页。

[3] [5] [7] 《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页，第217页，第242~243页。

[4] 关于这一段话的诠释，请参阅冯达文著《宋明新儒学略论》第五章第一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 王阳明谓：“理也者，心之条理也。”《王阳明全集》，第277页。此即已将道德信念之认准权收摄归心，但却又赋予此信念以“条理”即秩序的意义。

[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台湾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47~4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景海峰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1428～1500）歿后，门人弟子撰文述其生平，表彰其业绩，曾引发过一些有趣的争论。张诒（字廷实，号东所，1455～1514）在《白沙先生行状》中，明言自己是继承衣钵之人；强调白沙思想的超悟高远，四无傍依；又多言神迹，将白沙一生描绘得鬼气拂拂。这引起了其他弟子的不满。林光（字缉熙，号南川，1439～1519）致书张诒，对《行状》及《墓表》作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墓表》云：“继孔氏绝学，开万世道学之传”。则自孟子以下诸贤，皆不免见遗矣。……《行状》中“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此朱子相也，若云白沙亦有，何吾辈之未见也？……又云：“卓卓乎孔氏道脉之正传，而伊洛之学盖不足道也”。呜呼！斯言之过甚矣。……阁下以为伊洛之学盖不足道，仆恐白沙先生地下亦未以为然也。此启争端，添谈柄之大者，不可不思也！^[1]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后来也说：

“常恨石翁分明知廷实之学是禅，不早与之斩截，至遗后患。翁卒后作《墓表》，全是以己学说翁……全是禅意，奈何

奈何！”^[2]

究竟谁人传了白沙之衣钵？后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段公案至少说明，在白沙歿后，其弟子对师说的理解和言诠已阵角大乱。因白沙“绝意著述”，尝言“他年倦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所以身后留下有系统的文字不多，这就给后人的辨识造成极大困难。又，万首诗作，白沙自认寄寓无限深意，能见其心迹，但“诗无达诂”，那幽渺无定的境地又岂是常人能窥测的！所以，对白沙思想的理解，除了读他本人的著作之外，多留意那个时代的学术环境，于其生平交游当中寻找蛛丝马迹，将是十分重要的。

一、倡言“自得”

明初，朱子学被定于一尊地位，随着三部《大全》的纂修和颁布，当时学子无不偃伏其旗下。《明史·儒林传序》说道：“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理学大师薛瑄（号敬轩，1389～1464）主张：“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卒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3]这就是章懋（人称枫山先生，1436～1521）所说的“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4]。白沙老师吴与弼（号康斋，别称聘君，1390～1469）虽说刻苦奋励，学问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但也只是“一禀宋人成说”（黄宗羲语）。并世大儒，尚且如此，一般读书人就可想而知了。在铁定朱子学的笼罩下，元代之皇庆条制被沿用并进一步僵固化，士子奔竞于八股取士的科举之路，逐而不反。对于当时沦丧之学风，章懋在《原学》中痛切地说道：“今之学则又异于是矣！”

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沦浹而不可解，传训诂以为名，夸记诵以为博，侈辞意以为靡，相矜以智，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身心性命竟不知为何物。……然要其所为，不过为假仁袭义之事，终不足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去圣学也远矣。”^[5]白沙可以说是这一体制的典型受害者。他20岁“中乡试第九”（《年谱》），其后“凡四入京师”，三次会试不第，直到40出头才作罢。虽其间游太学，以一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五言古诗倾动京城，被誉为“真儒复出”，从游者众，但随后仍不免科场落败的结局。出众才华、学术声誉和屡试不第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以至“群公往慰之，先生大笑”（《年谱》）。这笑，是内心苦楚无言以诉的倾泻，也是由戚转狂的悟觉之音。先生与人书曰：“仆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间，自汗时发，母氏加老，是以不出门。”^[6]“仆自己丑得病以来，人事十废八九，齿发都耗，精力浸衰。”^[7]当是此时心境真实写照。

因有如此痛切的经历，白沙于科举制度的害人戕性体会甚深。其诗云：“古称有志士，读书万卷破。如何百年内，能者无一个？”^[8]眼见得孟子“充是心也”、程子“切脉体仁”的一段儒家真精神丧失殆尽，学风日陋，“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胡居仁语），白沙深切反省，力诋章句之学对儒学道统的极端危害。他说：“由斯道也，希贤亦贤，希圣亦圣，希天亦天，立吾诚以往，无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为教也。舍是而训诂已焉，汉以来陋也。舍是而辞章已焉，隋唐以来又陋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滥觞，宋不能改，而波荡于元，至今又陋之余也。”^[9]与白沙最为相得的朋友庄昶（字孔旸，号定山，1437~1499），在此问题上，两人可谓声同气求，他有一段话说得更酣畅淋漓：“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过于杨、墨。科举之学，其害甚于杨、墨、佛、老。为